

破界·共生：女性艺术家的生存诗学与生命叙事

——以全球案例探讨艺术、家庭与自我价值的博弈与和解

■ 赵颖鸿

国际妇女节聚焦女性社会价值，当代女性艺术家面临多重挑战：艺术行业的性别偏见、家庭责任的隐形劳动、社会对成功女性的刻板期待。艺术创作需突破传统性别叙事桎梏，同时需在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间构建动态平衡。本专题从艺术史学家琳达·诺克林的经典论文《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？》出发，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案例，解析女性艺术家长期在艺术史中被忽视的深层结构性困境，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，探寻当代女性艺术家如何在多重身份中实现自我价值。

/ 被忽视的天赋与价值 /

1971年，艺术史学家琳达·诺克林提出的“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？”这一问题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她指出，女性在艺术领域的缺席，不是因为天赋或生理条件的限制，而是被制度性地排斥在外。这一观点，让人们开始关注艺术生产和评价体系中存在的性别权力结构问题。

全球范围内的困境

在过去，欧洲艺术学院的明文规定，让女性无法参与高雅艺术的核心训练。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，人体素描是历史画和宗教画的基础，但女性却被禁止接触裸体模特，连同性模特都不行。这使得她们难以掌握动态解剖和复杂透视技法，只能被当业余爱好者。17世纪的克拉拉·佩特斯擅长静物画，可她作品中的花卉和餐具，被解读为家庭空间的延伸，这其实反映出父权社会对女性创作题材的限制，历史画和宗教画被男性垄断，静物、肖像等私人化题材才是女性的合法选择。在中国艺术史上，性别排斥也很严重。元代管道昇因丈夫赵孟頫的权势，才有机会创作文人画，却被视为闺阁之作；清代陈书的《历代帝王道统图》画得很好，却因涉及公共历史叙事，被认为不合规，最后只被当作家学传承。明代的《妇学》更是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将女性艺术局限在家族内部。

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平，通过限制创作题材、剥夺创作时间、垄断艺术教育等方式，让女性艺术家的成就难以得到主流认可。19世纪法国雕塑家卡米耶·克洛岱尔，离开罗丹工作室后，因性别原因找不到赞助，最后

在贫困和绝望中毁掉了大部分作品。同时期俄罗斯画家玛丽安·冯·韦雷夫金也在日记里感慨，觉得自己作为女性，创造力天生不足。不过，女性艺术家也在困境中努力寻找出路。18世纪英国画家安杰莉卡·考夫曼婚后创作减少，但通过艺术沙龙保持着自己的影响力；管道昇借助丈夫的政治资源奉旨作画，让作品得到认可；青楼画家马湘兰与文人交往，使自己的作品进入市场流通。这些方法虽然只是权宜之计，但也体现了女性在困境中的生存智慧。

当代艺术界的反思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西方艺术界在这股浪潮下开始反思。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里塞尔达·波洛克认为，揭示美术史中的沉默和偏见，就是在揭露社会对女性艺术的不公正对待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(MoMA)举办“重访现代主义”系列展览，将瑞典抽象艺术家希尔玛·阿夫·克林特纳入正统艺术史叙事，认可了她比康定斯基更早的抽象艺术探索。

相比之下，中国艺术史中女性的身影更为罕见。文人画传统把女性当作被观赏的对象，仕女图和青楼题材画成了男性欲望的投射。直到21世纪，学者陶咏白和李湜的《失落的历史——中国女性绘画史》，才挖掘出30多位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历程。比如明代青楼画家薛素素的《墨兰图》，曾因她的身份备受争议，陶咏白通过研究题跋和交游记录，还原了她作为职业艺术家的自我意识；清代恽珠在《闺秀画录》中提到婚后只能以针线活代替绘画，但她仍留下了一些作品。这些研究填补了历史空白，也呼吁将女性艺术纳入中国艺术史的整体框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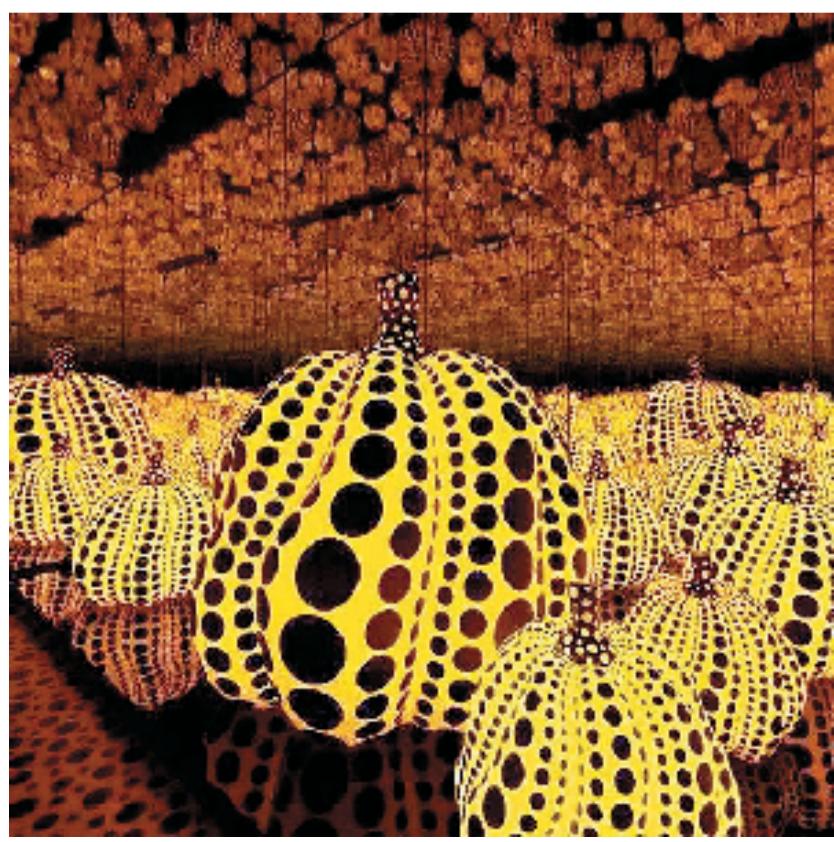
(下转第7版)



玛丽·卡萨特 给孩子沐浴 1893年



李江峰 花儿与白鹅 120x80cm 2022年



草间弥生 我对南瓜所有的永恒的爱 综合材料 2016年